



本报记者 张文利

人间烟火,最暖是母亲的那一盏灯。在本次清明征稿的来稿中,我们读到了太多关于母亲的文字——这些文字温柔、细碎,却无比坚韧。有的文章中,母亲是灶台前忙碌的背影,将爱揉进一粥一饭;有的分享中,母亲是昏黄灯光下穿针引线的剪影,将牵挂缝进游子的衣襟。字里行间,我们听见了那一声声仿佛从未停歇的叮咛,看见了那被岁月霜白的鬓发。这些作品,是儿女们跨越时空的深情回望,是将思念化为春雨的无声告白。

## 一件毛线衣

清明的雨总带着些微的凉,像一层薄雾漫过窗棂,把远处的山染成淡淡的青。我坐在藤椅上翻检旧物,樟木箱里飘出一股干燥的樟脑香,混着些微的羊毛气息——那件藏在箱底的毛线衣,竟在这样的时节里,悄悄探出了岁月的边角。

那时母亲在纺织厂做工,双手常年泡在冷水里,又要搬抬厚重的棉纱,指关节早早便变了形,粗糙得像老树皮。可就是这双手,捏起细软的毛线时,却有着惊人的灵巧。她不识多少字,更不懂什么编织花样,只是凭着看邻居大婶织过几眼,便自己琢磨着起针。

我总在半夜醒来,看见她坐在床沿,头微微低着,额前的碎发被灯光照得发亮。“娘,你咋还不睡?”我迷迷糊糊地问。她会停下手里的活,用手背轻轻碰我的额头,声音带着点沙哑:“快睡,过几天就能穿。”

其实哪有那么快。那件毛线衣她织了整整一个冬天。我记得她手指被针扎破时,只是把血在衣角蹭蹭,又继续织;记得她累了,就把脖子往衣领里缩缩,活动一下僵硬的肩膀;

## 忆母亲

风把岁月纺成一根细线  
清明是上面最沉的刻度  
小路那草叶上的露珠  
是你摸黑回家时洒落的汗滴

老槐树还站在村口  
它的年轮里  
藏着你喊我回家的声音

石磨盘上落满了灰  
我仿佛看见你弯腰添料  
阳光穿过你的白发



记得除夕那天,她把织好的毛衣往我身上一套,拍着我的背笑:“你看,正好,暖和不?”

那年冬天,雪下得特别大,我穿着那件拼色的毛线衣,在雪地里跑着跳着,一点都不觉得冷。小伙伴们都特别羡慕我,说:“你娘手可真巧。”我得意地挺起胸,觉得那件不太好看的拼色毛衣,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衣服。

后来我长大了,去了城里读书,再后来工作、成家,那件毛线衣早就穿不上了。母亲几次要扔掉,都被我拦了下来。

再后来,母亲走了。也是一个清明前后,雨下得缠绵。整理她的遗物时,我翻出了这件毛线衣,小心地洗干净,晒在阳台上。我摸着那些略显僵硬的针脚,突然想起她粗糙的手指,想起冬夜里那盏昏黄的灯,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傅瑜

在地上铺开一张光的网  
坟头的蒲公英开了  
我轻轻吹一口气  
它们就带着我的思念  
飘向云的方向

我知道你没有走远  
你在每一片新叶的脉络里  
在每一场春雨的淅沥里  
你仍轻叩我的胸膛  
在我每一次呼吸的间隙

中明

## 一饼一痕

做芽麦塌饼是个功夫活,让麦子出芽、晒麦芽、碾芽麦粉等多道工序。母亲的手很巧,常年操持家务的手掌带着薄茧,却格外灵活,揉面、醒面,每一个动作都娴熟自然,仿佛刻在了骨子里。

我最期待的,是包豆沙馅的环节。母亲早已备好自家熬制的豆沙,乌黑发亮,甜而不腻,那是她用红豆慢慢熬煮、碾压而成的,藏着最纯粹的甜。她取一小块面团,搓成圆球状,用手掌轻轻按压,擀成薄薄的圆皮,再舀一勺豆沙放在中间,用手指慢慢将皮的边缘捏合,捏出小巧的褶皱,一个圆润饱满的芽麦塌饼生坯就做好了。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动手,可面团总不听使唤,要么撑破了皮,要么豆沙漏了出来,母亲从不责备,只是笑着接过我手中的半成品,耐心地修补。

等芽麦塌饼煎好了。母亲用铲子小心翼翼地将饼盛出来,放在盘子里,稍微晾凉后,递到我手里。外皮微微酥脆,内里软糯Q弹,咬一口,青嫩的麦芽香裹着豆沙的甜,甜津津的,不齁人,也不单调,那味道,是春天的味道,是家的味道,更是母亲的的味道。

岁月流转,清明依旧,田埂上的麦芽每年都会如期冒出嫩芽,市面上也能买到各种各样的芽麦塌饼,有豆沙馅的,有芝麻馅的,做工精致,包装精美,可我怎么也吃不到母亲做的那个味。我也曾试着按照记忆中的方法去做,揉面、包馅、煎制,每一个步骤都小心翼翼,可做出的塌饼,要么少了麦芽的清香,要么少了豆沙的醇厚,或者是软塌了,或者是硬了。始终做不出母亲那般的清香,始终复刻不出那缕裹着柴火气的麦芽香。

沈明仙